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二十七

錢鹽類

戶部　鹽課干係邊儲議剳大虧正額疏

戶部　鹽法邊計攸關王章難貸疏

戶部　鹽價槩增雲商告困疏

趙世卿　神棍倚勢作奸阻撓鹽法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七

錢鹽類

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疏

周良寅 戶科給事中 萬曆四年三月

竊惟天地有自然之利行法貴通變之權夫即山鑄錢古今稱富饒之效蓋明驗章章矣然法之行也每至於齟齬壅遏而不可通是果法之不便哉經久之規不定拘攣之見不破而因循苟且之習日以滋也伏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法度修明百廢具興近論

戶工二部鑄萬曆錢而雲南建議特允部臣覆請所以殫精勤之思為生財足用計者亦既諄切矣但鑄錢而終或壅塞法猶未周也行之一省而不通行天下利猶未溥也臣待罪該科職掌攸係敢不陳壅塞之弊與通行之利以推廣德意於萬一乎臣謹按我

國家設立寶源局鼓鑄銅錢通濟民用弘正以前法之興廢無論已卽嘉靖隆慶間所製金背鏇邊火漆名色不同而折價遞異是宜輕重多寡當折相兼無時而不便矣乃民間交易多用鏇邊而火漆間之金

背則或用或否且將又有出鏇邉以收金背而各門市肆鮮以金背而貿易者又同一金背鏇邉火漆隆慶所鑄非有減於嘉靖也乃隆慶通寶竟不肯與嘉靖通寶而並行者輿廢靡常紀法不定以昭代之制錢尚如此則前而開元等錢可知也在輦轂之下尚如此則遠而各省又可知也　臣竊求之蓋其故有四焉火漆價低民情所不願用金背價高分折有不便宜且三項每雜錯以估筭小民易任意以行私此名額之不齊一也每年自宣課司收稅外市闤所貿遷

者皆細瑣貨物納贖追徵率無所藉官散於民而民不得輸於官觀望疑惑莫知所貴此公私之未通融二也鑄工一興弊端百出錢糧經手動輒侵漁吏皂垂涎以需索匠役湊指而營私造作既不如法則美惡必至低昂隆慶通寶之不行大率坐此此姦弊之未除三也富豪巨賈利析秋毫造計多方憑依城社或騰湧乎市價或陰撓以譸張無知小民見積錢之無所用不得不安而棄之彼且廣布資本賤以售其直也待夫私橐既聚民間之錢既少然後貪緣機會

一起而貴糴之訪得嘉靖季年京師錢法壅此輩所阻此法令之不可廢四也夫錢之為言泉也泉疏則流淤則滯遵鑄錢之定制至於滯而不通此今日之不可不經畫者也京師用制錢而不通於各省各省有古錢而不達於京師用之則為錢可以當金與幣不用則為銅不過鉛鐵等耳流布未廣將何以導利於天下耶議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用銀一萬而鑄錢數萬縱使通行剩利亦有幾臣愚以為用銀以鑄錢則天下多數萬之錢即多一萬之銀損而益之所以藏富

於民也剗山澤之利取之不竭乎苟其初各省將文武官員折俸銀兩每年總該若干暫為工本鼓鑄即以備二年折半支用以後年分將贖罪者令其輸古錢或令輸銅入官悉隸寶源局量處工資其折俸銀兩亦可以遞減添造仍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通融出入俾銅價工資不必悉出內帑則錢益充溢與金帛而相濟矣以是為利薄而不議則彼盜鑄者豈皆懵不畏死輕以其身而陷於刑憲哉議者謂錢法之設本以從民願也行之天下苟物議沸騰其何能

堪臣愚以爲寶鈔之法在國初猶通用之而閩與東粵多用古錢民便至今果誰所強也且既行於兩省獨不可行於各省既用古錢獨不可用今錢若歸併工本多鑄鏇邊其金背火漆少鑄之以存古制仍約所價值每銀一分定錢幾文務彼此俱利而又賦稅正供除本折外存留歲額則與銀半徵之紙價贖罪除上穀外折色亦與銀半徵之一切驛遞軍餉等費習權其分數取辦於錢則名制畫一估折不虧公私兩便民志不惑久而習且安焉雖禁使勿用亦將不

能矣矧所謂不便者特官吏無所遂其貪商賈無所肆其巧乎哉議者又謂王者之政不與民爭利錢法一行則私鑄有律阻塞有禁笑子母較錙銖寧無病於爭利乎臣愚以爲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私鑄阻塞之令嚴者正所以用其權而興利者也今夫千金之家操其奇羸猶能奔走鼓舞使人樂爲之用而惟其所欲爲況朝廷握利權以運用天下至使張弛盈縮商賈得以制之是徒假姦猾以媒利之資而三尺之法曾不得伸於天下也於鑄錢亦何賴哉議者又謂

古錢難銷不若新舊間用但當權其價値賤古而貴
今臣愚以爲古錢固不必銷但世遠僞滋眞假莫辨
民間不用亦不必禁且新錢盛行舊錢必至於廢格
革故鼎新視聽不易亦同律度信法令之一端也伏
乞敕下戶部如果臣言於鑄錢有裨詳加酌議施行
仍立爲條式須布天下令南直隸於南工部十三省
於各布政司專管置局俾其一體遵依行事則行之
數年將錢滿天下而貫朽可立致矣再照議論多而
成功少古今之通患也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天

下之恒情也鑄錢之利人知之矣用錢之便人知之矣知之而效驗罔臻非無議論之病也持法不堅之病耳往者儲蓄告匱建議諸臣屢以爲請該部題覆銳意方行而阻者紛紛今日令之明日收之曾不旋踵而報罷矣畫餅談河無裨饑渴朝甲暮乙築室道傍使古今所稱利者徒爲紙上之談此則臣愚之所不識也伏乞　聖明宸斷毅然必行勿從中止庶法立而可久利廣而無方矣

國匱民窮修舉錢法以開財源以寬民力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內該工部咨開戶科給事中郝敬款題設官立局廣鑄制錢官民兼用查得戶部軍糧商價歲計九十餘萬兩銀錢三七兼支計該鑄錢銀二十七萬餘兩今計鑄錢一萬文合用銅價工料費銀一十四兩以五十文支放則可值二十兩矣共可充銀三十八萬有奇其鑄錢四火黃銅選定殷實商人買辦隨鑄隨送照例兼支等因到部又於二十

九年正月內准工部咨稱本部商人不多業苦難支欲將戶部錢銅改令自行召買等因到部隨於本年四月內單派宛平等縣僉報商人朱萬壽等三名買辦黃銅六十萬斤每斤價銀一錢共該價銀六萬兩當於太倉預支銀二萬四千兩責令在京買納又該各商告稱黃銅貨賣原在蕪湖等處乞准輕齎等因該本部移文兩淮鹽運使司於歲課銀內量給三萬六千兩共給過銀六萬兩而各商經年有餘尚欠黃銅十萬斤見在追比今據三十年分又該鑄錢黃銅

六十萬斤相應召買竊照制錢原爲貨泉必採銅以
關國計第以太帑之金漫付數商之手公免課稅私
假經營遷延不免於侵漁程督動稱夫賠累是採銅
之通弊也工部原擬五十文支放故謂十四兩之銀
可得三十兩之錢計其利當什四今而錢以六十文
行而各商所領銅價之外又有告免稅銀計其利不
當始議之半矣貨重用輕無益均輸之計朝三暮四
從滋多事之須又鑄錢之流弊也則國家亦何利焉
查得各商具述黃銅聚於蕪湖等處若就彼買辦非

惟銅無雜偽抑且價必懸殊則錢利或可不失原議矣合無移文應天撫按衙門將本府歲額應解太倉銀三萬五千七百餘兩及倉院屯院贓罰銀一千三百兩盡數動支或有不足量於太平等府額銀內動支湊用就便給發蕪湖等處責委材能官員照依尋常時價買辦黃銅差官驛解赴部給鑄案呈到部看得採銅鼓鑄寓為平準之權宜而給驛轉輸尤免侵牟之積蠹相應題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應天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應天府額解銀三萬

五千七百餘兩及倉院屯院贓罰銀一千二百兩盡
數動支不敷外仍於太平等府額銀量支奏用就便
給發蕪湖等縣責委廉能佐貳官一員照依尋常時
價買辦四火黃銅造成文冊給與勘合沿途不許阻
滯本官亦不許挾帶私貨騷擾驛遞務要星馳解部
轉送工部寶源局鑄錢應用至若買辦解運官員果
能勤身佐國潔己奉公仍容臣部咨送吏部紀錄優
敘若或自飼買竪致悞軍需及有挾帶騷擾情獘亦
容臣等從重叅處

都城錢重制令宜遵嚴明禁以裨實用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

看得疏通錢法禁止盜僞累經奉有明旨不啻三令五申原議制錢官民並用凡軍糧商價俱要銀錢三七兼支每銀一錢以五十文爲率搜以時估於民固無虧損計以本費於國稍有積贏誠公私兩利之術也奈沿襲漸久銀錢價值低昂屢變向猶增至六十餘文今則六十七八文矣將來消長尚未可知惟就今日亦可謂濫觴之極者彼估賤而貴用之則衆口

譁因其賤而賤用之則國本蠹至使欽定信額不遵
乎於輦轂之間而臣子區區籌畫尤苦於掣肘而難
行臣憂滋甚夫等一制錢耳何先後貴賤懸殊乃爾
臣以為錢法之害有四曰盜鑄之與雜用也市價之
多歧而流行之未廣也制錢固自有真乃姦宄之徒
以彼私造贗物與制錢贗行於市非以偽亂真而陰
壞吾法者乎官爐之制惟一然閭閻流布顧有所謂
紅黑背面色樣光薄之類不勝指數非以雜溷純而
觭勝吾法者乎市價之平宜辨也自假雜之錢出而

五文之數窮斯眞僞同類而共賤之矣是低昂任柄而撓吾法者也令甲之遵宜同也今寶源每歲巨萬之鑄旋轉僅在都門百里之間過此即格而弗通焉是壅塞爲患而阻吾法者也抑四者之害雖同而盜鑄爲甚頃者錦衣衛都督王之楨緝獲人犯私鑄如魏廷遷賈使如康進林鼒公行私假明有其人矣謂停錢法臣部司之禁緝奸盜在柄法諸臣司之僞者不革而望眞者之通臣之所不敢必也臣見連年買詘蒿目焦心不能別出他籌豈以國家成憲任奸究

之徒公然壞之不為問詰用是不避瑣屑披瀝敷陳
伏候命下容 臣 咨行各該衙門 一 體欽遵更望天語
叮嚀申諭廠衛及各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司官
禁示曉諭專委員役巡緝遇有盜鑄者擒拏到官依
律重治民間貿易出入俱要真正制錢其外來溷雜
及私鑄假錢等項令其銷毀為銅不許仍復攙行以
滋騰涌行使假錢者坐以私鑄之律溷用低雜者減
等枷號問罪巡緝員役告捕得獲如律加賞縱容賄
脫罪與犯同凡銀庫開納宣課收稅通州草場河西

鈔務並畿內府屬各宜通行眞正制錢禁約法令永爲確遵假雜之錢既禁而不用則眞正制錢自日以增貴錢眞價平卽軍糧商價各照原題額數支給亦將樂需實惠而無復巷議之萌矣倘議可推而民稱便卽由是通行天下可也

循職掌酌時宜敷陳鹽政利弊以裨國計疏

姚思仁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

臣聞鹽筴固邊計也鹽筴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國家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尤然虛也則鹽政之利弊講之有未盡也 臣 欽啓無似奉命督理長蘆等處鹽課任事以來昕夕凜凜力修釐革之效蓋數月於茲矣利弊之源稍得其梗槩不揣固陋條爲陸款上瀆宸嚴伏惟俯賜採擇微 臣 不勝大幸計開一重事權

以便振飭竊惟國朝設立都轉運鹽使司列銜三品
經理鹽務官階不爲不崇責任不爲不重但行鹽州
縣因無統轄往往視運司爲贅疣文移束之高閣關
提棄若弁髦卽佐二小吏尚與之相抗他可知矣間
有不知大體有司視商如讎商鹽到彼或不容堆放
不撥水程或令自守候故爲阻抑鹽未賣而輒繳引
目鹽已賣而價值不追甚至縱民私販以奪其私行
査則捏文申請以塞責撥運則故勒賤價以虧商不
惟不與疏通且至視爲秦越則邊餉將焉賴也良由

運司爵雖崇而權不重法欲飭而勢不行故耳邇蒙
皇上加意鹽政將兩淮運司特加憲職鼓舞所及人
心改觀竊念長蘆等運司課額雖不及兩淮之半然
亦各不下十餘萬職掌既同委任不宜有異乞勅下
吏部酌議一體加銜以重其權又查運司管理錢糧
列銜布政使職掌吏資俸深者加叅政銜資俸淺者
加叅議銜務使行鹽地方有司悉聽節制如移文不
報關提不發者許叅官提吏仍令塡註賢否凡州縣
正官或有留心鹽政加意國課者或嚴禁私販商民

兩便者或稽査積鹽疏通壅滯者則註上考或有故
縱與販不禁私鹽者或有不收水程藐視憲法者或
有陽爲申請陰行阻抑者則註下考開送巡鹽御史
并撫按衙門以憑舉劾至於州縣衛所巡鹽等項員
役每季各親赴運司查比比分數務以官鹽之行否
寓考課之殿最庶體統嚴事權重鹽政有不振舉者
未之有也 臣非不知初奉 明旨難以槩加但以官
非鹽司有司不屬統轄縱有豪賢終致掣肘朝廷何
惜此虛名而不爲邉儲計乎伏乞 聖裁二議更轄

以便責成臣聞琴瑟不調必更張而後可鼓時勢既異必變通而後可行今之應議者長蘆三分司之事是也竊照長蘆運司舊設運同一員轄南十二場名曰滄州分司駐劄海豐去司百餘里而近運判一員轄北十二場名曰青州分司駐劄越支去司五百餘里而遠後因逃竈太多鹽課莫辦嘉靖間奏准歸併場分南場止有其九北場尚存十一且南場產鹽數少私販亦稀北場產鹽數多姦弊尤甚如蘆臺越支產鹽可數十萬而商運更便往往收買在三場即可

場私販等弊由薊州豐潤實地遵化而出者至不可禁故青州分司在薊州豐潤之境宋元於此皆設鹽監正亦爲咽緊要地也必得階秩稍崇卓有風力於此駐劄巡行專督鹽課庶幾積逋可完私販可革而姦猾亦自斂手審酌時勢其在南北二司一更轄之手夫以運同而轄北司則官階四品法令易行稍振刷之而不患鹽利之不興以運判而轄南司則事務原簡催辦不難一坐理之而不患商課之復逋乞勑下吏部再行酌議不必更其官惟更其分轄之地方

與原管之篆務則官與地相宜事與人俱稱而鹽務視昔當自改觀矣伏乞　聖裁三重巡行以督課程

竊惟鹽政國計所關分署課務攸賴故建官分職正佐所不廢而總攝分理彼此實相成也我國朝於産鹽之所既設都轉鹽運使矣復設分司以專理之俾各握符篆駐劄適中之地正欲其親近督課以分理各場鹽務耳後因任是官者恐以遷謫處之遂置司務於不問甚者終任不知其處者衙宇歲久頹圮不復更修向來相沿并其巡歷俱廢以故各場數十年

者、况官長場官任其縱肆鑊總聽其侵欺場務廢壞極矣且勾攝詞訟差人拘提遠者徃返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聽候或至旬月費用或至數緡况竈丁煎辦各有課程使完課之錢物妄費於官府而課程不完煎鹽之丁日奔馳於道路而課無由辦以致逃亡者絕復歸之心見在者爲逃竄之計皆由分司逸以勞人之所致也乞勅下戶部通行巡鹽御史嚴令各分司官遵依額定地方以定司爲常住之處衙門傾圮委官估計動支官銀修理務堪住劄凡查鑊總

之包攬察錢糧之侵收驗鹽包之輕重發奸竈之私販與夫灘鍋之公私徒夫之賄放及驵儈強梗撓法病竈者悉聽處分竈丁有事俱各本場聽候不得差人越場勾攝并多帶人役攪擾違者參究如此則不惟國課有賴而官吏之不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伏乞　聖裁四查引數以疏鹽法臣惟鹽法之關乎國計匪細也通則法行而課裕阻則鹽壅而課虧奈長蘆之鹽法似不可不長慮而討處之者試舉萬曆二十年行鹽引數言之順天府屬舊行鹽五萬六

千七百四十八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四引而大城保定武淸香河寶坻三河薊州遵化玉田豐潤等州縣一引不行保定府舊屬行鹽二萬七千四百七十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引而博野深澤東鹿一引不行河間府屬舊行鹽七千四百四十二引二十年止行三千三十六引而獻縣阜城肅寧交河靑縣興濟靜海東光滄州鹽山慶雲一引不行眞定府屬舊行鹽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引二十年行過二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引順德府屬

舊行鹽六萬三千四百引二十年止行一十萬五百二十五引廣平府屬舊行鹽六萬一千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引大名府屬舊行鹽四萬三千三百引二十年止行三萬三千八十三引衛輝府屬舊行鹽二萬三千五百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二百一十五引彰德府屬舊行鹽一萬七千三百引二十年行過三萬八百三十七引已上九府除真定彰德二府外其餘七府共少行鹽七萬五千二百引若年復一年俱如二十年引數則三年之內即少一年之

課是豈可不早爲之計乎乞勑戸部通行計筭嚴行
臣衙門督各府州縣併查三年之內每年額鹽若干
共該額鹽若干逐歲清查不許那前影後掩有飾無
仍勒限完銷如有稽遲久頓者容臣叅治一二以警
其餘順天河間等府不行鹽去處與眞定府深州七
州縣臣已行道府公同會議或嚴禁私煎仍行引鹽
或俯順民情納價補課至今未報臣奉有專勑非不
能據法究治但未經題請終非永久之規暫從衆違
非計也伏乞聖裁五恤逃竈以興鹽利臣惟鹽利

以勤竈而興以逃竈而廢竈之逃也不體恤招徠之
則復業無日而本戶之以差課累者又相率思逃矣
竈戶俱逃竈課何從出辦所謂體恤者惟去其害竈
者而已蓋竈丁之害有三洪武　祖制竈戶止種地
納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近者竈戶與民一體
當差又煎辦課額雖屢經奏准優免有司偏執不從
或應役而雜派肆出或逋稅而變產輸倍是民止一
差而竈有二差其害一也商人收買餘鹽舊給見價
今則預放私債巧爲准折或美利數倍或計限數年

甚者父故而索其子夫亡而告其妻即日夜煎曬償
無已時其害二也各場書衣等役俱係積棍戀充一
得場票不啻奇貨下鄉如虎詐害百端不但酒食脚
步之需且有打發完官之費至鏹頭收課有一錢收
至二三錢吮血剝膚不盡不已其害三也有此三害
又重之以水澇年荒竈安得而不逃乎今欲去此三
害除嚴禁姦商不許私債准折革退積棍不許久戀
衙門臣自徑行外惟望敕下户部通行天下有司竈
户之家除買民地者與民同差外凡舊係竈地惟正

賦納糧其餘長解隸兵禁倉庫役一應雜泛差役悉照祖制盡行蠲免仍行各場簿將逃竄復業者登名簿内免課三年或有地產房舍爲人占據者悉令追還妻子流離换親趁食者悉令完聚庶休養數年舉得畢力煎曬不特鹽利興國課足而各商裝運如泉取之無盡咸自今招徠始矣伏乞 聖裁六嚴河防以絶私販 臣惟私販律例甚嚴乃禁之卒不能禁者非禁之難也以禁之之法未備也長蘆之鹽壮多而南少在南場者十之三在北場者十之七且南塲俱

係六運即有私販亦易以詰捕且場餘姑無論如蘆臺越支産鹽之藪場分旣大煎曬亦多天津富商皆在二場收買大夥與販鹽徒往往亦出其間又有白置海船任憑裝運自越支蘆臺運至海口候至更深隨潮越過天津直抵丁字沽者此等深姦錮獘巡緝不及察禁革不能除甚則混執引目隨據照過怙不畏法即有巡捕員役歲時利其饋遺誰肯以緝捕爲事哉以故法疎於地之偏姦遺於法之外是直沽一河爲行鹽要地不可不急議者合無於河之兩旁置

船二隻橫以攔江鐵索二條繫之木樁遇夜封鎖天明始開即潮水湧漲索與船相爲浮沉縱有神姦不能越渡再委批驗所官或本司首領一員駐劄彼處專司盤驗每日放船二次一一查盤鹽船若干隻即查執照引目鹽數是否相對果無別弊方准放行如有夾帶解司究執不惟人惕於法私販可絕即外坨之鹽亦有稽考此行鹽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以上六款　臣巡歷長蘆等處廣詢博採悉協輿情故不憚瑣屑冒昧上聞若其他大包之禁革捕役之勸懲篙

頓之嚴究秤掣之稽查隷臣職掌徑自施行無煩瀆
奏爲也　皇上方垂情鹽務即諸色人等皆許條陳
剏臣親承簡命職有攸司敢不畢知竭能以期無負
任使嗣後別有見聞容臣再行具奏庶職業不致瘝
曠而國計不無少裨矣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鹽商極累聚喧有因奸弁代奏情理當察疏

趙世卿 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照通泰國家之事在乾塞則慶驚庚癸虞指臂之難調在河流則勢比襄陵竊咽喉之可慮臣等憂心徒切束手無方使有秋毫可益國計何敢少愛髮膚自後於他人惟是揆之人情事理及之一時諸臣前後諸疏有參差不然者不得不為皇上陳之 臣於四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有虎賁左衛指揮魯登科奏為再懇聖明虔鑒前懇疏留速下綸音安陵寢疏遲津

發建治平省煩羣議事奉 聖旨這奏內兩淮運司
鹽商余元俊等願捐已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
工具見忠義准着原奏指揮曾登科前去彼處聽從
欽差內官督保會同撫按巡鹽御史等官照數查收
完日奏請定奪不必差官以滋擾費該部院知道欽
此隨該戶科叅看得指揮曾登科奏稱兩淮運司鹽
商余元俊等願捐已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
使其實然豈不足為治河攸賴但以理度之商賈日
夜持籌以趨什[illegible]即[illegible]之利未易棄捐況銀至五

十萬兩多且鉅矣彼誠有慕義捐助之心獨不能自爲表獻而待登科爲之代奏耶且銀至五十萬豈一人所能獻今弟云余元俊等而不着其名其詭可知也此其意不過假獻銀以爲名而蘄得行其詭計以爲奸或藉此而越奪於鹽利之中搜求於鹽利之外或破壞鹽法以自殖或挾詐地方以求充種種擾攘何所不爲夫鹽政盈縮關國家之邊備甚重其何可令此輩撓之也幸賴 皇上明聖洞燭其奸不准差官餘令彼處欽差內官會同撫按及巡鹽御史等官

照數查收前銀完日奏請定奪其計自窮其奸自露
可謂明見萬里矣內外各官當遵奉明旨查其所獻
之銀果的係余元俊等已貲誠願捐助見積何處有
無五十萬兩有則准與收明奏請如或假借挪移攀
扯攘奪有礙鹽法遺害地方亦宜明白具奏請旨重
究其可含糊掩飾以蹈欺誑之罪哉本科恐其撓亂
鹽政有損國課故為惓惓若此至其薦李尚質徐貴
等抱神禹之遺章堵濬之奇策欲竄身河工恣為奸
利關係甚大自有該部及總河大臣糾察驅斥本科

固未暇爲之置喙也抄出愼之到臣竊仰見　皇
上注念祖陵留心運道而又委撫按以公其耳目靳
差官以免其煩擾其愼重有如此所以日來雖心切
有疑而未敢陳也無何而御史蔣以化爲鹽法極敝
商困難支等事之疏至矣又無何而內使魯保爲豪
商聚衆僞旨妄造謠言等事之疏又至矣臣一一詳
之未有前後不一情理顯明如此事者有安忍復自緘
默以蹈於欺夫按臣發疏之日尚不知有登科之疏
下也謂新增之後復有違没存積之舉致有超單鹽

法之蠹於茲極矣世豈有敲朴之下不能取常盈於正課而囊橐之潤反能輸資助於河工者此其可疑一河工之事河臣之責也前督臣飲恨而終新代者以身請命倘果有此項錢糧正河臣所欣冀而不可得者近在淮上豈不欲順成忠義轉奏朝廷而曾登科何人遠在京邸何從先聞而知之此其可疑二人臣趨事赴公孰不欲自陳其悃余冠俊等既不惜五十萬之藏豈憚於數千里之遠已能輸之已不能奏之致令利出於已奏出於他人又非其鄉里親近之

故也是豈人情乎此其可疑三內使督保　皇上所
委任之人也疏中聚喧既眞則各商之困累必至其
困累既至則助工之誣妄可知世未有一面輸貲一
面鼓譟者一方之間兩事豈容並立也此其可疑四
臣又見近來言利諸臣自礦稅以來至於無山不鑿
無市不征計窮事竭於是漫天說謊平地生波創爲
從來未有之名捏爲本人自出之語不詳事之有無
若何不計後之究竟若何止謂明旨一下部科執之
不得撫按爭之不得勢必行之有司又勢必徵之百

姓一人不足則攤之衆人本項無名則科之別項其所取之利與所奏之事絕不相干不過辛螫冠裳朘吮膏血以一分之利致於上九分之利歸於己百分之害毒於民無疆之害貽於國揚揚得意自以爲能狐而先虎而翼者比比也是以田應璧之虐焰猶熾而魯登科復爲鑑薪余元俊之工貲未輸而賴廣懋已先告變按臣曰不足此曰有餘中使曰聚喧心曰効順事之矛盾可疑孰如此者且明旨謂不必差官矣魯登科之前去非差官乎有則不必往也無則不

應徃也登科此行將以明旨爲據以抗拒爲辭取盈於五十萬以求信其言彼各商非土著農民皆四方貿利而來者萬一掉臂去之於鹺政邊儲所傷不旣多哉伏乞特霈明旨飭登科免使前去勑下撫按及巡鹽諸臣從實查明如其有也是余元俊等之効忠也聽河工諸臣查收支用彼登科無與焉如其無也則登科說謊之罪可容無問乎更祈天心仁愛軫念商民俯從按臣之請畢前浮課一并報罷則鼓變之人心可以復寧九塞之軍儲庶乎有賴矣

西北重鎮兵戎鹽法規制犂然乞杜釁萌以安

極邊疏

戶部覆疏萬曆三十年五月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汶揭稱前事又該陝西等處巡撫賈待問等揭同前事各送到部一向候旨議覆日久未奉綸音事關職掌似難默默已者內除鎮守一事係隸兵部掌行外所稱土人劉奇供報慶陽等處池鹽見積如山俱被奸徒侵漁統軍請

彼設法變價可得萬金助工一節臣等再四參詳殊

為妄誕故敢不避煩瑣為　皇上一剖析之夫二池

所產鹽利全藉天時與他處煎曬不同雨暘時若則

鹽料頗收旱澇不常則鹽花少結殆非人力智計可

以經度者歷查往牒先年撈採多不及數管鹽各管

歲被參罰及至萬曆二十一年督臣葉夢熊目擊其

累會同撫臣題請酌減本部議覆大池原辦鹽二十

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於內酌減五萬二千四百六

十四石小池原辦鹽二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於

內酌減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三池歲共實徵課銀
二萬三千二百三十兩四錢八分分解延綏寧夏固
原三鎮抵充主兵年例無論池鹽生與不生課額之
足與不足本部每歲俱作完數扣除京運其減去鹽
石計該課銀七千六百三十四兩零俱於太倉銀內
照數補發經制已定豈容擅更且總之者督臣分之
者撫臣稽之者按臣鹽臣至於躬親撈採則有鹽法
兵備以及管鹽府州佐貳等官上下綜核彼此隄防
正數尚不能完安有積鹽堆之如山致容奸棍侵漁

其間鄧乃今稅監梁永誤聽死犯劉有源家人劉奇所誆陽借助工之名陰肆漁獵之計熒惑聖聽以便己私大抵亡命之徒賭眉睫不睹大體計一時不計遠圖追風逐影虎視蠅營彼固不知節年邊課採辦之難及指積鹽以割餉邊之額萬一餉奪兵饑仰屋宵肝雖磔劉奇等之肉亦何以謝邊人謝天下乎夫此大小鹽池 皇上之池也所爭之鹽 皇上之鹽也督撫諸臣不過悉心綜理守此池中之物移餉三邊備枵腹之需不至呼庚癸殍沙塲耳倘令羣小出

入其間則豺狼穿牖為主人蟊賊其如　皇上財用何三邊軍餉何且開礦者擾民生抽稅者奪民財至於侵奪鹽利千頃鹽政是直盜・皇上之財敗壞朝廷之法國家安用此盜臣為哉臣本愚庸承乏邦計犬馬猶知戀主臣獨何心敢不先　君父之憂急公家之務念此蕞爾二池邊儲所係倘被奸徒侵欠一分即缺軍餉一分延寧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餉是則挾纊餉虧則脫巾理勢然也　皇上自視一萬之進獻孰與二十萬三千二百餘兩之邊儲奸輩之營

鼓孰與　祖宗二百餘年不刋之定例試一省覽則端倪立見利害較然矣伏望　皇上深惟事理洞燭奸欺勑令督撫等官嚴督管鹽道府照舊殫心採辦以實邉餉仍將劉奇等誑誕不實事情從公究擬以正欺罔庶大明在上魍魎不至公行聖斷昭赫紀綱不至盡替邉圉幸甚宗社幸甚　臣愚不勝汗悚待命之至

鹽法極敝商困難支急救倒懸以圖永利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中司徵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以後加增窩遼違沒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十七年纂以變賣存積爲名差太監魯保每歲增行八萬引俱系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壅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令堆鹽已盡借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算遞來抵當引鹽鬻家變產必不堪命必閧然散

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支百萬邊儲其誰出誰辦九邊軍士其誰肯枵腹被堅執銳乎勢必請借內帑重煩聖慮竊謂無名存積當蚤復恩旨亟行停罷庶倒懸可救邊儲無虧等因到部案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六百八十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為劉哱增兵添引八萬遼東為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有奇又為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為助大工查徵違沒舊鹽二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馬從聘先後

具題有妨正課俱經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標兵鹽一
項遼鎮兵馬未撤務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
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
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係鴻臚寺主
簿田應璧額外妄奏越衍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
大壞今御史蔣以化具題前因誠爲遠慮逡巡良久
未奉綸音乃 臣職掌所關似難默默故敢不避煩瑣
爲 皇上再剖晰之竊惟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
有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兩

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實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孛爲倭虜爲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餉非徒患商實以裕國柰何自田應璧獻利一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止爲沒官積鹽　皇上遣太監魯保會同巡鹽御史查明變價觧進此舉也聖度冲冲初無意必及至徧搜淮南淮北各處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則應璧虛誑昭然難掩其時部臣諸臣屢疏請停審知　祖

宗二百餘年飼邊良法不宜令狐鼠輩蠱而壞之也不謂應壁恐原奏不實懼伏欺罔之誅乃許誘內使以賦徂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引假作沒官積鹽明是暮四朝三豈能無中生有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於正課之舊當此中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豈俟一幺麼也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內帑結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儲維國勢而不能已

也於是乎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堆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北則借至三百餘单淮南則借至七百餘单矣上年秋課借徵銀壹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國家富有四海猶嗟不足此商也其資本幾何而借至三十萬兩之多非有鬼運神輸能不蕩家變產凡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況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於已借徵之銀且束於不可逃之法耳長此不變彼何肯剜肉賠販而受敲朴鉗楚之苦哉時勢至極恐利不能縻法

不能束閔然故去淮鹽誰中誰支百萬邊儲責之誰
予且此所進內帑數萬者　皇上之財也彼歲辦百
萬餉邊者獨非　皇上之財乎聖主而侈獲𫏐大盈
以爲富已爲非策況以數萬而失百萬以小利而失
大利何不一熟計而審處之也伏乞　皇上深惟淮
鹽之係於九邊者非小正引之壅於浮課者已極亟
將鹽臣原疏俯賜俞允卽勑太監魯保將已經召中
引課截數追徵押解回京仍勑巡鹽御史將節年借
徵過壅滯正引殫心綜理設法疏通不然諸商窘極

無聊勢必瓦解星散九塞荷戈之士倚命者強半在此淮課商既褐擔而去軍必有枵腹而呼者小則脫巾大則揭竿即欲以今所進數萬者亟遣而分餉之其有及乎 臣愚不揣煩瑣冒瀆宸嚴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鹽課干係邊儲議割大虧正額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黃克纘山東巡按御史嚴一鵬巡鹽御史馮應鳳各揭爲遵奉明旨查出積餘引目設法徵進以濟大工事等因各送到部該臣詳閱巡撫按鹽諸臣所議祇因稅監陳增誤指山東運司候掣課引爲剩物欲行變價奉旨行會巡議權劃正額鹽課一萬五千以畢該監三年之請委曲調停良亦苦矣第鹽課之盈縮係邊計之安危所關甚鉅

屢奉明旨切戒毋虧臣謂此疏入告我　皇上必諒
諸臣之心軫念邊計特賜允免故臣未敢遽有煩瀆
恭候迄今未蒙聖斷臣部職掌攸關義難終默謹披
血誠爲　皇上再苦陳之查得該司每歲額解鹽課
八萬餘兩內五萬兩係　祖制派解太倉濟邊之需
其餘三萬有奇分解宣遼三鎮餉軍之額有一項之
坐派則有一項之支銷那於彼必詘於此去一分則
少一分況欲取盈於二十五萬之多乎即歲割一萬
五千限行三年之議亦萬萬難行者往昔太倉充足

邊鄙無虞額派邊餉定有經制然且不可遡年以來東征西討延蔓數載大工典禮並臨一時經費繁而儲蓄竭如割一萬五千於五萬之內則太倉益匱濟邊無從措處矣宣遼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近又以地方單弱增兵益餉討無復之如割一萬五千於三萬之內則邊餉益虧釁端從此不測矣臣爲此懼先該諸臣嘗以議割三萬五千移會臣部臣即回復京邊正課毫難割損其批允解監一萬五千之數悉聽彼中多方另行處給緣東省行鹽地窄引壅商疲

諸臣不能爲無米之炊額外固難增加臣又豈能爲
神輸之術額內實難頓減所望以安邊裕用者惟恃
聖心並原諒耳況奏旨不許虧損邊儲至再至三
聖諭洋洋昭如星日豈但粉飾仁言而實不欲三軍
被其澤耶萬五之割三軍倚之爲命毫忽不容減縮
即盡三年之數而進入內帑總止四萬五千不過泰
山增一土壤若錙以餉邊則全活邊氓無數損九牛
一毛救宣遼萬姓有人自有財屯膏弗施殆非勝筭
昔王癸有滂沱以爲利者行人過而見其魚鱉之物

也謂之曰我若漁互人喜爲之具網罟舟楫資其行
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主人感然曰吾爲子
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君是則吾固有之矣焉用子
爲今東課以萬以供軍國莫非 皇上之固有何藉
稅使之借獻哉 臣忝廟計部實關職掌若責 臣不以
承順爲恭聽其剝損邊餉釀禍階亂恐非 陛下委
任 臣愚加意軍國經長之慮也伏望 皇上深惟永
圖俯賜原免邊圉幸甚國計幸甚 臣無任激切祈禱
之至

鹽法遏詐似關王章難貸乞行懲究以固疆圉疏　戶部覆疏萬曆三十一年五月

臣惟國家所以砥礪人心而不敢恣肆者以有凜凜法令維之也倘法令一弛則人心何復畏憚而不恣且肆乎近接邸報遼東撫臣趙楫一本直陳遼左困阨已極等事內參礦稅太監高淮不法事情屢屢數千言業經部科諸臣交章論劾尚在候旨外至稱廣寧監生唐堯勳與唐春唐邦寧等節年包占鹽粮假雕印信偽出倉牌頂該說等會題都察院覆准行巡

按御史勘問發廣寧左衛監候乃高淮索銀一萬兩
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差褚志羔等數十餘人竟將
該衛監門打開強將唐堯勳等鎖拉而去當時提牢
官辛㦸阻槩被打傷一節緣唐堯勳罪犯侵欺國課
剝削軍脂臣部職掌攸關義不容默敢為　皇上再
剖一言夫國家正賦四百萬而鹽課居其半故　祖
宗條例具載甚嚴包攬冒中有禁占窩賣窩有禁買
倉認倉有禁何物豎棍唐堯勳者悉犯前禁專一詭
名包占將廣寧左屯等倉山淮額鹽六萬八百餘引

盡行攬占顆粒不納串同倉官而虛出通關雕刻假印而朦塡勘合共侵糧價六萬三千三百餘兩計虧米豆四萬五千四百餘石及至坐放軍糧則又紿納津要減價兌軍嗟嗟貧戍敢怒而不敢言夫遼左歲派山淮額鹽總止共銀二萬有奇堯勳以一人而冒引六萬餘餉司歲報鹽糧米豆歲約不及十萬石堯勳以一人而侵糧四萬餘其爲蠹蠹若此可令槩置不問乎餉臣即其罪而發之撫臣按臣指其罪而劾之都察院按其罪而覆之仰荷皇上聖明洞燭其奸巳

經奉旨參問監候追補今乃聽其貪緣錢神脫漏獄犴而不為之申請究問則是朝廷之上明示人以蠹課明示人以剝軍明示人以受財劫奪監把一人倡之衆人效之一邊倡之他邊效之其弊必至於紀法弁髦奸黨橫行又其弊必至於邊儲耗散立見脫巾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得不大為寒心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之斷揭離照之明特勑該監即將唐堯勳等發還撫按衙門查照舊案從公究擬侵欺糧石照數追賠庶奸宄小人猶憚朝廷有法而不橫肆天

下人心猶知　皇上能容法吏執法而恃以少安豈
惟遼左幸甚實　宗社九邊幸甚　臣無任殊切祈懇
之至

鹽價槩行雲商告困乞議仍舊以裨邊計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准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悌揭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查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內該本部開派三十二年各邊鹽引因宣鎮上運二商告蘆鹽引價多寡本部酌議一例三錢及查大同蘆鹽引價原止二錢誠恐將來援例亦加一錢總歸畫一具疏通行去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大同巡撫張悌題稱雲鎮土商無有召買賠累之

苦額派蘆鹽艱堪加價乞要仍照舊例每引二錢上納一節爲照各邊軍馬芻糧半倚鹽引各鎮引價每引例納三錢惟宣府大同止納二錢非以其地相連而事同一體耶宣鎮鹽商爭納告增本部計及邊餉之窘故因宣鎮以及大同意在實邊亦預以杜爭也雲中有土商而無外商撫臣目擊地方之困故因民情以請蠲意在惠商實亦以爲邊也見何嫌於異同哉然際此時艱就此二事見利有益於邊邇者 臣不敢避怨以市恩自 臣部行之計無遺力至於行鹽有

限土商告累非不便於人情者臣亦不敢見小以妨
大自　皇上寛之旡爲至仁是今日之請實望朝廷
之浩蕩闓澤以惠邊徼非臣下所敢私也所據新增
大同鎮土商蘆鹽引價既經督撫鎮道諸臣具題相
應依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宣大督撫幷劄大
同衕司郎將該鎮土商認納蘆鹽引價照例每引二
錢責令作速完納本色以備軍馬支用

神棍倚託作姦阻撓鹽法乞嚴禁以裕邊儲疏

趙世卿 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竊惟國家設卒伍以衛九邊慮士馬之弗騰飽也於是設立鹽引招商報中令各商輸芻豆於邊倉而後掣引支鹽商獲其利軍食其粟稱兩便焉然鹽有定額商有定名未有鑽刺囑法而敢干以私者凡在九邊皆有明禁而宣鎮之姦徒則其蠅集矣其在往時猶稍戢斂而今日之巨姦則益鴟張矣該鎮淮蘆鹽引共計二十一萬五千有奇年年分派實納商人照

倉上納糧固易辦商亦樂趨此定例也亦常經也不虞年來有等無藉棍徒每遇派引之時多方鑽刺百計營求倚豪貴眞同泰山捧片牘不啻明旨明攘商利除去諸司近日飭司頗任怨勞力圖禁戢而若輩希圖故轍妄肆雌黃或道路流言或匿名造揭不至鬻其奸遂其慾不已者以彼幺麽敢爲放肆豈諸司之盡皆委靡而臣部之無可奈何哉所由中外官紳輕爲居間或不知而惧陷其餌或已知而樂受其欺所獲者僅毫末而所損者巳尋丈所壞者邊儲國計

而所利者牙儈刀錐業已附之翼而藉之憑矣則安得無令此輩擇人而食哉 臣 以爲國有三尺必不可亂法以徇其情士有襟裾必不可踰閑以汲於利以 臣之愚待有 皇上之威靈在 一朝而芟夷此非難也第塞其竇之難耳譬之叢焉神則憑之神托叢以爲靈叢賴神以爲祟神去而叢枯矣然神雖去而人猶疑叢之有靈也莫若盡去其叢令神之無所托則叢之不有祟於何施故 臣 以爲今日宣鎮之獘高其祟也宜紳其叢也尺牘不施姦謀自息即如今歲

之沿承聘者名不籍官何故而干與鹽引身非舊役何故而有號書商混商以書名是明以請托為事而書以商囑是明以貨賄為媒彼鹽政何地而可以私容私人相干者乎此無姦也蓋踵去年張承公之故智更張其惡而試遂其私妄呈妄揭播弄聚訟迄無已時除劄行該鎮一面嚴提究處外再乞天語叮嚀痛加懲革勑下臣部毋論何等勢豪何等神棍但有求書囑托擾亂遏商蠹壞鹽法者即便擒拏依律究擬敢有仍前借端流謗中傷官司者在內許廠衛衙

門在外聽撫按衙門一併訪拿参奏施行則鹽政肅
而邊儲其有攸頼矣

萬曆疏鈔卷二十八

屯馬類

萬曆疏鈔卷二十八

屯馬類驛傳附

破格蠲恤邊民以固人心以安重鎮疏

劉　鉉兵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帝王欲保盛治莫要於得民甚衆而所以固結人心奠安黎庶者莫切於遂民之生內地且然況邊塞乎今之籌邊者靡不亟亟於城廓之堅甲兵之利芻馬之富是謀是議也臣竊以爲皆守邊之具也而非其本也語

云效死之蒼生堅於有形之保障則固人心者夫非第一義乎國家養兵半藉屯田而屯政之獘獨甚於寧夏屯爲養兵而設獨寧夏之屯今爲厲民之具矣軍以得田爲願獨寧夏之軍皆思棄而逃矣此其故何也額賦重而加派多也臣請以額賦言之查得寧夏一鎮實徵田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七頃三十九畝額徵粮一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餘石穀草二十二萬五千六百餘束地畝銀一千三百三十餘兩年例採打靑草一百五十八萬七百有餘較之各鎮獨彼

處其重㕘國初新丈田畝奸弊未生軍民衆多水利疏通灌溉此何難耶十年來則黃河遷徙靡常良田歲被衝没或淤沙奔壅或水澤不通人情好逸惡勞不肯極力耕作於是膏腴日甚荒蕪發為硝鹻之場牟成不毛之土使視師者能隨時甦息加意均停俾得人心戀土而不忍去地利徐可興也奈何討末遺本創法愈新加派之行日甚一日 臣請以加派言之額粮一石以一斗五升為科法已不良而穀草地畝逐年增起其河崩沙壓荒蕪硝鹻之土及墩臺營堡占

用之地約粮五千餘石穀草五千七百有零地畝銀三十三兩有奇重又照丁攤撒令人望空賠納至嘉靖四十年蒙差憲臣清理屯田其時不肯悉心利病祇憑吏書區畫竟不履畝丈田反以增粮爲務於是該鎮獨議增可耕餘田一千三百七十餘頃增粮四千穀草三千六百地畝銀照例歲遂爲常嘗聞說者謂寧夏額田存者十五而寧夏額賦增者十二是巳夫額賦既無可損之時而加派則務盈其數當官者皆爲一巳殿最之謀未及爲 陛下赤子謀也其他

力役之征千谿萬徭尤未易更僕用是軍苦於力也
日見消耗則藉餘丁以頂之餘丁苦於併役歲以逋
亡則按粮數以派之殊不思頂田之令行則在伍者
愈耗派田之法立則餘丁愈逃此先年總督王崇古
疏云屯丁畏頂田而自逃未盡不止稅粮因丁貧而
戶逋歲將莫支彼誠目擊其獘而言之甚肯綮也當
時司廟謀者以賦因於田賦有額則田亦有額故不
肯輕議蠲減殊不知桑田滄海古有成言而琴瑟不
調則當更張之矣所患謂實在田畝其起科旣重則

止令其辦納正粮而穀草地畝之徵所當議也河崩
沙壓荒蕪硝鹻臺堡占用一切無徵之田止當量派
穀草地畝而原删一石二斗之額所當議也所謂用
其一緩其二堯舜三王所不易也匪是則厲矣至於
四十年所增田粮萬萬當革凡有人心者所共知也
儻議者慮有奸豪隱占之弊則該鎮田地與內地不
同內地軍民相雜難以周知鎮地悉係屯田丈勘可
以立見合無行令彼中督撫大臣轉委廉明風力官
員逐一丈勘見在實徵者若干虛耗賠納者若干具

在正軍若干餘丁壯丁堪以頂田者若干必使有田
而後有粮有丁而後有役上之不取盈以病民下之
不偽增以病國亟罷派田之法務求老弱之甦使人
人堅首丘之心則全鎮有維垣之賴矣及照該鎮原
額併召選軍兵共三萬八千有奇今聞逃折以過八
千而每年催科所得僅完八分之數是軍與餉俱不
足原額矣酌量之下似足相當又不必別增帑費然
則朝廷何獨吝此無徵之虛名不一蠲去而坐損在
伍之士乎 臣愚書生罔達國體風聞所得冐昧摘陳

乞勑該部詳議如或可採酌賜施行仍備咨各邊閱

巡總鎮諸臣一體仰承德意銳意淸查務求損上益

下庶爲固本安民事完造冊奏報該部覈實著爲令

甲明示休養邊氓幸甚宗社幸甚語云涓涓不塞流

爲江河是在任事者不可不慮也又曰人主所恃者

人心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也是在　陛下不

可不加之意也臣不勝拳拳懇切待　命之至

牧政日弛振飭宜亟敬陳一得以裨國計疏

宋一韓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臣惟自才能黯淺卑所表暨負循六科差次奉命督理巡青其不稱任使之狀臣所自知茲幸竣事得代矣是役也於點閘而見虛糜之可惜焉於編審而見貼疲之堪憐焉於舉刺而見催科之難辦焉於查盤而見積貯之若掃焉臣亦旣隨事殫力三疏陳請矣然點閘編審查盤任勞任怨事也臣職掌在躬天日臣在與委勞瘁不辭怨讟安避若舉刺則怨也而兼任德

臣有軒有輊何愛何憎卽歸怨由人臣必不敢任德蓋有成車愛鼎之意焉顧此猶臣所得爲耳其有一二二事宜諸臣所未及言或言而未及施行者必藉皇上威靈始可布諸令甲臣不敢默也謹臚列其議以備採擇一曰牧地之淸查當議夫牧地自放靑而外悉議徵銀矣初年一歲所入猶得七萬餘金以佐軍興嗣後丈量漸失其額而考成僅存其名民屯莊田溷淆易而淸理難水旱災祲拋荒少而影射多膏腴歸於私室籽粒耗於公家所從來矣臣考會計

錄載嘉靖年間實徵牧地二萬一千七百餘頃徵銀五萬二千八百餘兩比之初年減矣萬曆十年實徵牧地一萬九千七百餘頃徵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比之嘉靖年間又減矣十九年而科臣吳之望具奏實徵牧地一萬五千五十餘頃徵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比之十年又減矣今去吳之望時又十有餘年其間隱占湮沒當亦不減於昔第從來未經清查誰知增虧確數　臣愚請以萬曆十年都御史吳兌所丈爲原額嚴行州縣逐一清查原佃幾何新墾幾何荒

蕪幾何實徵幾何毋懼失額之罰而襲虛名毋追逋
賦之議而累窭户毋飾災傷而遺萑葦之利毋掩成
熟而貧豪右之肥將增虧可得具知而地畝既清徵
輸必裕矣二曰内商之供應當議夫爲王之民孰王
之役分也豈其輦轂之下獨無役之民乃騾閭編審
舉國若狂甫被僉役閤室對泣富者請託貧者淹禁
緩則鼠伏急則雉經覩此愁慘之景象豈是太平之
黎民此何故則兼役之爲累也先年御馬三倉商人
辦納料草而外猶得少休萬曆十七年科臣楊文煥

題令御馬倉帶辦供用庫中府場天師庵帶辦酒醋局而商人之有兼役自此始也豈虞時有盈絀民亦旋有苦樂宜也督之以五戶部未免一柄兩持總之以數大監殆類牛羊尤收倉場方比庫局復追正額未完雜費更急如是者而商困矣是以乘編審之初與戶部約諸商有應議處者查確移文知會而該部移文議免者在內五倉者廿七在京五場者十三在馬牛羊三廿四房者卅三則內商之苦可知矣臣愚請如先年例倉場庫局各宜分析乘此錢粮未完戶

部請商之日亟宜分僉諸商足用而止責令各辦應得錢粮不相兼攝商困庶其有瘳乎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策無急於此者三曰有司之類解當議蓋閭道州刺史甘心于下考内史百姓惟恐以殿聞則程吏于催科非苦也況夫徵收已完該府不即類解責將誰諉據冊有稱該府報完矣未言收貯何處其眞完耶未完耶有稱見貯府庫矣未審僉解何日其眞貯耶未貯耶又有曾經兌解矣却未明註冊中其眞兌耶未兌耶臣遽以爲未完願其守若令俱表表稱

賢也是非採輿論而薦之該府誤循良多矣至于賢否文冊將有舛訛如開州知州張之厚本見任也履歷造二十九年終止高邑知縣金四科已加州銜也不言加陞何州饒陽知縣王一龍莅任半載也冊內尚未書名此又在守令中表表稱賢臣若以輿論薦是以該府之誤復自誤也姑已之矣臣思其故錢粮之完逋不關該府之痛癢守令之激揚不關該府之榮辱以故玩愒相習漫不經慮無足異者臣愚請下令申飭凡州縣徵完錢粮該府不時類觧務在年終

齊足仍照查參事例知府及署印府佐一體舉刺郎
不足爲二千石重輕而規條一親人心知惕部解有
不如期者臣不信也四曰京粮之收放當議自兩道
裁革而後京粮仍屬巡視科道良有深意須緣職掌
不明收放不復關白而此項遂爲太倉中物矣無論
部解不前支給不敷即爲稍有存積復往往留濟別
項之急故上之重予若慳恡焉商之頻告若乞與焉
商奈何不困盖臣嘗巡視光祿矣一切應放庫官先
期報聞科道未至該寺不給啓鑰事竣而科道手自

封識蓋其重也同一庫藏同一巡視何獨于京糧而屑越若是二十九年科臣張鳳翔題議陪庫官專主京糧擬杜私借計慮非不甚周該部竟亦議罷何也說者謂此項一歸巡視有不便於該部者二謂借支與報羨也不知果有羸餘明借何妨果有奇羨明報何妨陰有所諱而陽阻之是誅則臣不知矣臣愚請如光祿寺例凡解銀至萬兩以上者科道官親詣該庫監收其放亦如之第該庫正陪交當責成不宜專責陪庫耳如此既得酌其出入之數亦併知其盈縮

之由則巡視重而欽命愈重矣諸如此數臣非好爲議論以滋繁擾獨念此日何日廟堂提襟露肘閭閻剜肉療瘡時已趨于積弱不可支巡視諸臣一歲之中又數數易卽有更張人且逆旅視之其誰有堅決必行之心此亦積輕之勢也當積弱之時處積輕之勢自非時有敷陳其奚以祛宿蠹而貽諸永久臣故不揣愚陋摘議其急且大者如此伏望皇上鑒臣朴忠亟勑戸部酌量議覆請施行國計幸甚臣愚幸甚

民屯積逋邊餉日匱申飭參罰以足經用疏

戶部題疏萬曆三十二年

貴州等淸吏司案呈照得九邊主客年例兵餉俱有各省府州縣民運及各衛屯粮湊給民屯一分之足即京運一分之省也舊例御覽冊內開經管職名以嚴考成年終有參罰之疏以示懲勸立法至詳萬曆二十五年間各鎮拖欠數多又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行各餉司會同撫按查參未完通行去後至今祇事虛文逋負益多絕未見參罰一人以致有司愈加

玩愒及今各鎮告匱之文無日不投中間或有上半
年不足而預借下半年今年不足而預借明年即各
處民壯工食原議歸農以爲濟邊之用今有十年不
解一分者積獘如此餉額安得不虧呈乞照例題
請申飭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國家之制一鎮之
軍馬自有一鎮之民屯後來間發京帑原爲一時權
宜之計以濟燃眉奈相沿日久疆埸之臣忘其初意
以京運爲應發之物其視民屯拖逋漫不經心則日
恃有京帑之可補耳往在全盛之時尚難虛內以事

外況當茲匱乏之而尾閭泄之無涯非節乎且每年督撫會繳御覽文冊奏稱民屯未完者聽其另疏參罰矣而未見其疏也管糧郎中有專任責成會同參罰之例矣而未見其會也時艱若此縱不能多方搜刮別出他籌豈於應解錢糧見行事例亦不能着實舉行其於國計軍儲將安裨也切照清理錢糧之數責之餉司爲專一方參劾之權責之撫臣方重相應題請申飭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處撫臣及管糧郎中等官將本鎮額餉係各省府州縣衛所應解濟邊民

屯等項錢粮無論本折悉行查出完欠數目行會各
省布政司都司及北直隸順天等府備開經管職名
限每年六月內隨進御覽文冊後依照本部見行事
例撫臣及郎中等官將拖欠等處官員各具叅奏前
來容 臣 部分別年分銀數多寡覆請酌量處分毋以
姑息之故托為空言毋以彼此之間各相推諉自今
太倉如洗朝不及夕國家隱憂莫此為甚凡為臣子
誼切公家兵食相須原非二事 臣 等自今題請之後
不得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前参疏不至異日邊儲有惧亦得據事考成疆埸之臣似難他諉其責及今不言臣等之罪及今不行諸臣之罪統惟聖明軫念天語叮嚀則軍國之大計有裨臣等之永憂釋矣

再催各邊民屯疏

戶部題疏　萬曆二十一年

貴州等清吏司案呈案查本年五月內該本部題前事奉聖旨從來邊餉倚辦民屯後乃以京運接濟如何任其拖欠不行參罰職任安在着各巡撫及管糧郎中照見行事例着實行爾部還分別覆擬處治不許狥私姑息互相容隱推諉欽此欽遵通行去訖令將各鎮已未完民屯細數分別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國初屯塞盡給民屯從來閒請京發至今所增不啻

數十倍之乃各鎮徃視京發以爲可常而姑息民屯以爲可緩就中欠數甚多使完至一半亦可抵數年京發之資不此之圖而今日增兵明日增餉一切請之京運至于薊密等鎮其未完民運又以京運補之此尤各鎮之所無者不思京運之金錢亦各省之民運也何地非人民何處無災傷豈各省以解京之故則催徵如此之嚴而該省以解邊之故則拖欠如此之緩乎此 臣所未解也古者秦晉諸邦地養其兵雄于天下今關中雲晉之賦不入于朝又增以鹽茶

引目而猶然坐給京邊得無地利之未盡乎此臣所未解二也內外帑藏空虛乎茲已極凡有耳目孰不知之萬一庚癸興呼脫巾致釁豈有司之延緩顧可隱庇于下而國家之隱憂乃任其釀成于上乎此臣所未解三也該臣備查欠數在薊密永昌易五鎮節年山東北直隸各府州縣衛所未完糧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四石零銀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八兩四錢零遼東鎮二十九三十年山東布運二司永平府未完銀一十六萬八千三百四十六兩三錢零金復海盖四衛

節年未完民運銀六萬八千七百餘兩宣府鎮自萬曆十八年起至三十九年止山西布政司未完銀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兩五錢零山東布政司未完銀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二兩四錢零北直隷七府未完銀九萬五千七百八十四兩八錢零河南布政司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兩七錢零大同鎮自萬曆十八年起至三十九年止山西布政司未完銀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兩七錢零河南布政司未完銀二十萬九千四百二十兩九錢零本

鎮未完粮一十二萬七百五十石六斗八升零未完銀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一兩六錢零山西鎮自萬曆二十年起至三十年止未完粮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石五斗零未完銀五十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兩九錢零屯粮未完四千六百八十六石五斗零銀未完一千三百一十七兩六錢七分零陝西四鎮除延寧未經報到外其甘固二鎮自萬曆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未完民屯銀四十五萬零該臣覽之不勝駭愕如以災沴爲辭則何拖欠細數處處皆

然一處細數年年皆爾其爲有司怠玩弊屬顯然乃
原限六月查參之疏至今半載杳然罔聞若非明旨
申嚴又成故事伏乞
皇上軫念邊儲重大國計艱
難
勑下臣部咨行各該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
該巡按御史嚴查各處未完民屯數多至此是何緣
故或係有司那移即行參處或係奸豪侵匿即行照
例問遣仍遵奉
明旨每歲巡撫會同管粮郎中將
未完各官照例查參俱限次年三月以裏到部毋得
仍前姑息遲緩其各鎮邊郎每歲季報將各省府州

縣衛所民運屯田折色本色分項總撒要見原額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并經管職名細造文冊同季報投部不許有總無撒或有折無本或此有彼無致難稽覈至於薊密永昌易五鎮自萬曆三十一年為始比照山陝遼東事例京民二運分為兩項止照閱定經制數目題發京運其民運未完者自行催督不許于京運內請補仍移文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隸各府一體遵查凡州縣有司考滿務以取獲管粮郎中實收批迴在卷方准起送本部以憑

郎季報彼此磨對違者定行駁處其邊屯衛所附近有司者歸併有司徵解其不近有司者該鎮司道封櫃發各衛所徵收連解毋落奸弁之手併將各項民屯錢粮送戶科載入考成每歲恭進御覽之時容部科查比分別上請其民屯數多抵扣京運者疆埸之臣當優異其功拖逋日積貽累地方者疆埸之臣亦不得全諉其責各邊郎㕍部考覈即以此爲殿最本部仍咨吏兵二部知會則國計邊儲于兹永賴其于祖宗設立民屯之意不爲無小補矣

裁革無用種馬以甦民困疏

于有年　南京監察御史

萬曆九年五月

臣惟天下之事惟利與害而已圖治之道惟興利與除害而已故政之有利無害者則斷在必行無利有害者則斷在必革斯國受其利而民蒙其福矣仰惟皇上御極以來任賢輔治裁冗濫之官省驛遞之費停不急之工蠲積逋之稅便民者必行病民者必去無非愛養元元俾享樂利之休也乃若有害于民無利于國如今日之種馬者臣固知皇上之所亟欲

革除以惠斯民者矣嘗考國初種馬皆牧在官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後始陸續給養于民壯直隸自永樂十年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借民力以牧養圖孳息以俵解其法固甚善也但行之既久弊患漸生於是有審編之害有輪養之害有點視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有官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奸巧影射之害誠有如先臣丘濬王道所云者然所生之駒無一可用至于起俵之馬又往往計丁出錢以買之　臣生長

閭閻習見其弊久矣玆者試職留臺方圓奏請除免近接邸報見太僕寺少卿裴應章條陳內一欵議查課種馬駒要將北直隸及山東河南革存種馬四萬有奇嚴行各州縣掌印管馬官員須要時常點查責令馬戶用心孳青務使種馬不虧生駒足額每年解俵馬匹議定徵銀買俵一半孳駒坐俵一半其有孳生不足俵解無駒及隱射侵尅變賣孳駒銀兩者容臣指名參劾等因其意盖謂民既出錢以買起俵之馬而又出力以養無用之馬民有萬分之害國無一

得之利故循名責實不得已而爲是救弊之說也臣謂天下無不弊之法法之弊也可救則救之不可救則革之而已若今日之種馬臣以爲革之便何者種馬之駒類多弱小不堪解俵其來已久故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別買解用非得已也亦有見于事勢之不可行耳距今且七十餘年矣臣嘗見有司起解馬匹嚴爲揀選高長各定尺寸俱求如式或本地所產不足額數至取盈于西地販來之馬自謂無踰良矣間猶不免于太僕寺之減退夫別買解

用已行之七十餘年之久而欲責令坐俵孳駒于一旦之間闔郡闔邑而產尚不敷堪俵之數而欲坐俵孳駒亦并未有限種馬之內臣知其萬萬不能也寺院務求責成有司嚴并催比徒又增百姓一番之苦矣查得隆慶二年少卿武金御史謝廷傑等各條議種馬利弊該兵部覆奉穆宗皇帝聖旨備用馬匹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却受實害宜從謝廷傑說深思詳定著且革去一半以蘇民困合行事宜你每查武金原奏議處來說欽此夫知種馬爲虛名百

姓受實害先帝之明見萬里也革去一半以蘇民困
先帝之仁及萬民也故當其時直省百姓歡欣鼓舞
如獲更生但其存留一半至今遺害未除惟在　皇
上體先帝之明推先帝之仁毅然爲民除之而已合
無總計每年應俵之馬某省某府某州某縣各若干
匹每馬一匹議定價銀三十兩外加起俵草料盤纏
銀五兩其銀即于本處均徭數內通融起派徵收在
官每年太僕寺預查備用馬匹是否足額酌量多寡
以定調取各處本折之數或取本色則有司買馬解

俵或取折色則傾瀉馬價及草料盤費銀一併起解仍行令各州縣將以前所養無用種馬盡數變賣每匹照前議定價十兩類解兵部收貯以備邊方之用如此則朝廷囹馬之利每歲如額而百姓養馬之害一旦頓除況此法既行而經政馬政各官又可以漸次裁減其于聖治未必無少裨于萬一矣再照南直隸江北鳳陽等府江蘇鎮江等府亦各有種馬其葦存一半徒為民害亦猶之北直隸山東河南也且其地方頻罹水災百姓尢有不勝其苦者更望皇上

一視同仁照例除免俾得均沾　聖恩則兩畿各省
久困之民不將歡聲動地共須聖德于萬萬世哉伏
乞　勅下兵部查臣所言如果不謬議覆施行生民
幸甚臣愚幸甚

遵祖制重種馬以圖軍國至計疏

梁許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二月

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利賴在馬而種馬者馬之所自出者也我　祖宗定制養種馬於民間固欲蕃孳育備俵用矣然所以應調遣防不測者未嘗不存乎其中是種馬又與保甲之兵相爲互合即古寓兵于農之意其法至深備也夫何邇年以來承平既久玩愒日甚有司之點查失宜百姓之孳牧非法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以故言事之臣見種馬之無益

于時也遂議裁革一半夫減半之議抑亦少寬民力非謂不欲孳駒也乃令人情樂于偷惰合羣累歲竟無一駒俾種馬僅存虛名徒糜實費　祖宗良法美意返爲弊政矣　臣以駑駘謬承董役馬政之修隳皆臣責也近該　臣巡歷近圻目見冀北之野素號多良而今皆空羣則其他可知已反覆思維謹將禪馬政凡八事條列上請其先責孳駒蓋每處起俵大馬雖係撥銀購買然必非天造地設者今不求孳駒于種牧而惟買馬於民間是公家之馬皆不育而獨民馬

肯無是理也況民繼出芻豆以養馬而又出銀以買馬果何法乎臣愚謂近年頭二運俵馬姑照于田朋買以後務令馬頭用心羣養孳駒如二年之間有駒一匹果堪俵解則四家各貼銀三兩以償飼駒之費如所生之駒止堪備種亦令兩平估賣除一半價歸四家扣買俵馬仍將一半給與駒家以酬勞如二年之內不育一駒者量追收過草粮銀八兩扣充朋以爲怠玩之戒如此人見養駒之有利必樂于勸又見無駒之有罰必有所懲庶孳育之駒大者有益于俵

解小者有益于貢備其于國計民用不無少補也夫責孳駒矣而使種不壯大則所生之駒終歸于無用非厚利也故必擇馬爲種盖種馬有大小則駒之大小隨之况民均之出簽與豆也飼大馬非加益小者非加損今種馬皆羸弱不堪而令民以有用之財養不堪之馬不將委其財于溝壑乎即今宜令選買高大肥壯者補種容臣點視之時遇有老羸矮弱及倒失等項姑免問罪俱令添價易買五歲上下三尺七八寸之馬充補每易一匹不過增價銀三二兩而即

得壯馬以孳息則有益于俵解以調遣則有益于折衝民之所費無幾而國之利賴誠大矣夫馬既擇矣使不嚴倒失踐躁之令始雖壯而終斃于槽櫪者不可勝數也故必戒損傷蓋馬戶領馬在手不惟不加意孳牧且任意踐踏私自騎坐未已也又用之走遞馱載甚至駕車拽犁瘡瘍盲跛令人不忍正視夫種馬官廐之物也青種馬期以興公朝之利也乃奸民輒為私家之用又從而踐之可乎合無行令正官點視時遇有前項等弊即痛懲如律仍令自出價值買

補好馬庶使私自乘用者無所逃于法而受直息事
者有所警于後其于馬政不無少補矣夫責孳育嚴
損失則養馬之戶必少累于餘戶也使頭役不均則
富者未必役而脫者未必貧貧民而應頭役竊恐家
無繫馬處矣安望其飼而壯乎故必公審編馬頭五
年一審定則也有司勤惰不一甚則有十餘年不審
者及至審編有照粮者有照丁者雖各從其宜然庫
戶不能分析積粮積丁其貲百不富戶若也而粮丁
反過之爲富戶者詭寄影射鑽刺賄免遂使國家養

馬大政竟委貧民有司不查徒據名爲馬頭而加僉
徵派如歲羨城灰河夫等項無名之役日添月益以
致應當不前有手勒馬轡而縊者有馬繫樁而逃者
言之痛心即今編審之時務令正官秉公持正斟酌
詳審雖粮多丁少者仍叅以家之殷虛戶之上下果
堪養馬方僉頭役造册送臣容臣點馬畢日量爲抽
查遇有前項等弊指實叅究庶養馬皆歸于富室而
畜牧可歸于蕃盛矣夫審編既公則馬頭同歸于上
戶然頭役之中又有夫太輕者乾頭也故必革乾頭何

謂乾頭蓋昔㪚革種馬而僅存空名是也對乾頭又有濕頭之名濕頭既出料豆以飼馬而馬之換易倒失惟濕頭出銀供買歲費不貲若乾頭解部銀一兩之外無他費也輕重懸絶苦樂不均合無行令各州縣將乾頭名色盡行革去如先年地若干頃人若干丁養一馬者今則併力合養一切㮕馬之費折乾解部之銀通融均派則在官爲大公之政而在民有易舉之便矣夫頭役既均偏累可免使科擾不禁則政猛于虎欲駒蕃養庶得乎故又必戒科擾盖民之苦

于養馬非獨馬苦之亦以有司之科擾苦之耳如點
視種馬遇有老羸瘠弱責之可也重之補換賠償可
也乃未點之時先萌問罪之心雖馬有倒失不問孽
由已作否也聽信吏胥言槩罪及使十年所獲草料
之需不足以供一年罪贖之費欲馬壯而孳生得乎
及或生有好駒則勢豪之家心腹之吏情屬賄買甚
有徑令覊識納價賤領去一戶終歲勤動止得一駒
而奸豪徑取已有是以民寧自甘不育無惑也合無
嚴令正官每遇點視其有瘦損倒失止令責治賠償

不許問罪所生之駒聽其本处羣公同議處斟酌留俵變賣有司止許督令孳駒不許將駒官鬻以病于民尤不許轉委首領陰陽醫官代點及觧俵官員索要盤纏比較吏役收取分例違者聽[illegible]究治則民既無科擾之害而又得養駒之利亦何憚而不爭先孳育乎夫科擾既戒則種馬日益然所以導民興利者其責尤在有司也故必嚴舉劾盖朝廷所頼以宣布德意者在有司而所以激勸有司者在舉劾舉劾不嚴則有司無所懲勸雖有美政徒視虛文而已今除嚴

令正官按季點視責成孳育該道奉有專勅例當兼理務令每年躬自查驗將所屬州縣種馬列為上中下等膘壯有孳息者列為上等或膘壯而無孳息者有孳息而不肥壯者列為中等如無孳息又瘠弱者列為下等面同正官將驗過等第註冊送臣容臣照依戶部題准查參屯牧錢粮事例其上等及八分以上者年終類薦七分以上者量行獎勸上等止于五分內多中等者量行戒飭上等止于三分內多下等者重行究治庶勤惰明而人知警惕激勸昭而馬政

風行矣夫嚴舉劾所以求治人而治法有可議者又不嫌于通變故必議牡種蓋二牡四牝共一羣此舊制也然牡駒一年率多割騸間有不騸者必其不堪者也是以每遇易換牡馬槩難買補及至購獲僅足備形而已無以收羣蓋之效又牡馬踶齧難訓不堪調遣止可起駒苟得一善者自足以供三四羣之用不善者雖多亦無益也合無乘點視之時遇有不堪牡馬量易牝馬或三羣四羣止留一牡庶牝馬之數愈廣而孳生之功愈蕃矣竊念臣 庸劣娭淺奉命以

來夙夜兢惕惟負任使是懼謹備加體查其于馬政利弊得于見聞之真者據實開陳冐瀆天聽伏乞勑下兵部再加詳議倘果臣言可採即時題覆行轉行各該兵備道嚴飭州縣着實舉行務使燕趙冀瀛豫魯之間盡成雲錦之盛俵調不乏緩急有備庶軍國大計少助萬一而臣之責任少塞涓滴矣再照此據見在種馬言也祖宗原定馬額其數總計十萬歲孳二萬亦猶糧額之不可減者也往歲議革一半亦一時權宜之術然而不盡革者以大計攸繫耳

臣愚謂今日百廢俱舉正宜悉復祖制以圖全盛但裁減之議奉有先帝成命未久恐難驟復姑俟臣舉有次第行有利益然後具題上請盡復舊額則閭閻皆外厩之藏一號召而數十餘萬馬羣畢集國家神氣隱然壯于無外矣

馬政空虛已極冏寺停俵非計疏

史學遷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昨接邸報見太僕寺少卿申用懋一本爲冏藏空虛請發賍至等事其中千言萬語不過欲將備用馬匹盡數改折臣一見之不勝駭然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最要在馬馬政之盛衰國家之安危係焉國初馬額多至十萬孝廟時亦有十萬之多則雲錦成羣貔貅壯氣豈不稱萬乘威靈哉自種馬變而爲俵馬則馬少矣自俵馬分而爲本折則馬漸少矣近因災

傷止解馬一二分則馬益少矣原額大虧于在寺馬

廐坐見其虛亡有識之士正思議增解俵請償借馬

今寺臣因戶部借濟不足欲併解俵之馬而盡數停

之是亦太輕言矣夫安常處順之時猶當爲思患預

防之術豈以多警多難之日爲此燕雀處堂之事耶

弘治二年嘉靖二十九年隆慶三年虜入內地縣關

郊關而　世宗肅皇帝以太僕馬不敷用赫然震怒

嘗繫其卿而置之理令薊門日有警報建酋爲謀不

測羽檄交馳在在告警卒有意外之事不審寺臣何

計以應之耶即有百萬金錢恐干戈倥傯之際戎馬擾攘之秋亦無處可覓馬也況太僕之金錢可保其常在乎前此數千萬之積蓄且爲軍餉別項之借用今此僅僅三四年之積不足無十年前百分之一能不爲別衙門之請求耶而能靳　皇上之不予耶予而太僕能中止耶馬耗於俵解銀匱於借用則寺臣今日之言乃銀馬兩空之道也寺臣疏前已明白謂可備別部之那借不時之請給後都云不得含已田而耘人之田何其竟之顛越其至此也夫一分解俵

其馬不及三千征銀不過五萬有奇乃云一歲可得一百萬兩此百萬之銀從天降耶地出耶寄養最苦乃其從來本分差役停寄養而征銀十餘萬兩則科派出於創聞而輦轂之外且怨毒並興矣此厲民之事地方當之耶寺臣當之耶　臣兩仕畿南非不知民解俵之苦而冏政諸臣亦有籍山東河南者豈不為桑梓蘇息之慮然終不敢以此而易彼誠為　祖宗制不敢更軍國事莫得而輕易也京營尚書李化龍謂解二三年可得銀數百萬之多而不知歲解俵馬

一分即折銀四五萬而止其數原不多也且謂宜行
冏寺議妥其心虛而其議正未有不俟部劄不謀同
事不商有職掌者而率然出名爲之夫據紙上之空
談誤稱歲有百萬之積則上可以移九重不時之錫
予下可恍別部借濟之權心上下俱媚而已之大物
旦夕可得恐國家安危所係非爲人飾喜之具也軍
國重大之事非爲已徼倖功名之物也臣言至此臣
實欠厚然職掌所在安得摸棱而不以實爲皇上
告哉伏乞勅下兵部毋狥體面從長酌議查先年寺

臣題准之數本析並行庶釐政有賴矣臣不勝惓惓

條陳屯馬事宜疏

史學遷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臣承乏叨役屯馬今且視事半歲餘矣隨事稽覈按部考察頗得其梗槩緣連年臺差缺人代庖相遞因循日滋遂致積弊相仍十餘年來曾未有完差而復命者亦安得有振刷之期乎中有宜昔而不宜於今亦有流弊而非其初意者若不申明終難修舉 臣抱狗馬之病行將乞身於 皇上爲是條畫一二先以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逐款議覆其於屯馬之政豈

無小補之哉　計開

一並徵當議照得前任御史王國議謂在京管屯指揮千户多侵漁銭糧而經歷吏目出身吏途精勤能幹題將掌印管屯首領三官並徵屯糧以杜獘端意非不善然首領未必盡賢屯糧幾何而三官並徵爭其帶領軍牢伴識不下三四十人下鄉比狴雞犬靡寧幾於一羊十虎矣近日與州前屯衛經歷尹應嶽侵欺屯糧五六百兩即監斃恐終不完　泰陵衛管屯指揮邢應春呈稱三官下鄉

軍不堪擾已批昌平道查議至今未報蓋欲屯官專徵已非初議欲三大並徵則難爲地方自今以後合無專責管屯官之征比而屯官之侵匿花費則罪坐掌印首領扶同不舉之罪而參罰之例首領官亦與掌印同伏乞 聖裁

六責成當專照得民屯二糧等參罰耳然而民完屯不完者以民糧專責州縣屯糧不過責成該衛耳此輩明知參罰甚害小侵漁之利大何憚而不侵漁乎不得已而有歸併附近州縣之議但州縣

旣有本等民糧終不䠶黍越視屯事且府有同知通判管糧官此外別無事事柰何僅僅轉一空文不以責成乎除在京衛分屬臣衛門比責或戸部各司分比外其在外衛分自今以後合無專責成於管糧府官如陵衛亦隸於昌平管餉廳密鎮隸於密雲管餉廳薊鎮隸於薊州管餉廳霸州隸於揚村捕可廳至永保河眞順廣大無不皆然各官親自履衛或親比或督比諸凡置徵簿審糧頭之類一切聽其便宜與州縣催徵民糧行事本官考

一滿將此項填入文冊年終照州縣完欠事例一併

查參該衛印屯首領官照舊附尾而臣覆命之

日於三省管糧管馬官另本舉劾庶事有專責而

政無不舉矣伏乞聖裁

一比較當一照得屯田之事係臣衙門專掌故諸

官以屯糧之完欠為本年之查參外衛屯糧惟取

數於道府以為參罰之責因無專責故多逋負故

臣今議歸於管糧餉之府官惟是京衛之比責出

於後門今查京衛有屯田者五十四處戶部近分

隸於十三司司各有屬月各有比比或五日或十

日各衛既聽臣衙門之比責又聽戶部之比責然

屯地有坐落於眞定河間之間去京五七百里奔

馳既無停足比責又無停時徵糧之日少受比之

日多誠無異於九羊十牧者況京中衙胥到處作

梗一番比責一番需索一番需索一番打點屯官

亦彌苦矣自今以後除 陵衛專隸於居庸管餉

官外不必入京赴比而在京四十五衛分合無專

責兵部分比臣惟據實投以參罰似為妥便或仍

聽此於臣衙門以守舊日之職掌伏乞聖裁一
一管屯責專照得京外衛所額設屯官一員原為督催錢糧別無承委他務各以徵納完欠為殿最侵匿不法臣得執法從事邇年以來巡倉存恤等衙門年終并復命亦紛紛舉劾或甫任方新而參摘忽至或催科得法而彈章誤及來去不常彼此推諉一番請託一番侵欺一番迎送一番常例錢糧愈虧軍骨益竭漫無歸着自今以後各衙門不得以屯田之事漫為舉刺止聽臣每年照例查

衆如有不稱職者臣移文兵部武選司另行選補外衛亦聽臣衙門去留各院不得叅差點陟至于陞任革任必俟臣查筭經手錢糧明白方許離任庶賢者得以久任而錢糧不致推諉矣伏乞

聖裁

一荒政當核照得開墾荒田係臣屯田職掌而徵銀則例不齊本折亦異每年據開墾之多寡以爲各官之舉刺各官因希冀薦舉遂揑報虛數如武涉等縣永平各衛所是也因中有徵銀者解部濟

邊則塡註長单或托言無徵而侵匿有徵穀豆者名爲備荒則長单不塡侵欺多端莫可究詰及至行查動稱拖欠夫名爲備荒何施升合自今以後合無俱徵折色每穀豆三升折銀一分塡入長单每年終盡數解部臥批于臣衙門驗收於戶部太倉而自前見在之數穀豆容臣即行文通查近各邊者解各餉司以抵戶部年例之數遠者亦變價盡解太倉虛詭自此可破矣然開荒既屬臣專掌而各省有報荒於縣有報荒於府道如永平又報荒

於餉司山東又報荒於防倭則政出多門事難稽覈似當俱歸臣專掌者也伏乞聖裁

一點馬當勤照得畿壯之民其差之苦者無如養馬一事州縣官一番編馬頭之戶其戶舉家欲逃欲死若不欲生者誠重役也然亦有藉此以爲利者如三河等縣寄養馬匹俱覔脚走差耕田馱稾臣視其馬皆脊破皮穿尫尫骨立雖退之不勝退究之不勝究責之不勝責是俵馬者以四五千金之買徒滋此輩覔錢之用矣國家有事亦安能得

一騎之力哉所以然者以太僕年終舉劾之權輕
即重處不過罰俸數月已耳自今以後合無照臣
另欵條議一年一差二年一印蓋印烙未幾而復
命白簡即隨之州縣官安得不兢兢勤視馬政哉
伏乞　聖裁
一差限當改照得屯田印馬原係兩差因其事簡
歸併一差而大明會典開載正德三年屯田御史
一年領勑一年更換至嘉靖八年因南京屯地廣
濶議三年而北畿未及然有一二年換者有因事

改差者後來因循遂亦至三年然茲畿幅幀幾何而三年始可巡歷乎無論三年之久中間陞遷憂制請告罪謫事故多端數十年未能有一復 命之期如前御史趙之翰之條陳而國初種馬最多不下十數萬故巡歷印烙必年餘可完今種馬俱革止有寄養馬戶僅僅萬有餘點驗印烙月餘即可完事而比較屯牧開荒諸事亦不過二三月即可遍歷三省之墟況一差限以三年則三年始當巡歷一遍屯政焉得而修舉馬政安得而稽考乎

屯馬之弊正坐於此屢經前任御史言之至今尚
未改正差斷當以一年為期者也伏乞 聖裁
一奏劾官一照得屯馬管轄初止北直一省河南
四府山東三府餘俱不及也自開荒隸 臣職掌而
河南山東遂通省入轄矣然既一體入轄則當一
體舉劾乃三年大計而河南之懷河汝南山東之
青登萊若方面若有司無不纍纍投劾而復 命
之舉薦却不及焉是豈畫一之道哉況開墾荒田
之舉劾既通行於三省而復 命之舉薦獨遺於

七府則於事體不妥之甚也緣荒政方新而屢差皆係代庖故因循苟且未及考究頁自今以後合無照巡鹽之差一體復命而地方多於巡鹽因時再加酌議伏乞聖裁

申定驛傳規例以便遵守疏

楊鎬 四川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三月

臣入仕籍後觀中外以條上便宜者靡不極口而譚驛傳可以徹民德啓天聽大槩如斯矣卽該部議覆且亦不勝其煩臣又何敢置喙頃自范淶之奏一入龔雲致之謫立至則人情事勢固有不嘿嘿者爲向來議驛傳與行驛傳者率以其名不以其實耳夫惟徇其名不要其實凡絡繹皇華者卽皆書劍衣囊豈能不加於十夫之外卽皆琴鶴圖籍又豈能取

足於所馬之力公館可往薪水可給防護可撥而行李何獨不供其乏困陟岵望父陟屺望母陟岡望兄而道里終難過禁其迂曲蓋今之冠蓋相望總屬上下相蒙此所謂欺罔之習也間有報其實以責其名凡載馳載驅者夫踰二十卽大臣而亦呵止安知舊李將軍馬踰二疋卽淸衙而且待罪誰不重足役使莫非王事否則無一日之積行則無一夕之衛豈不懷歸不惟畏此簡書又且畏此譴怒蓋今之荊棘滿路必多睚眦相傾此所謂險薄之風也欺罔成則近

於亂險薄滋則近於衰曷若及今一定於實體其必至之情立爲不犯之法而使上下相安永久可行之爲得也周之秋官有之曰賓至關尹以告司理授館導宰致饔司馬陳芻工人展車此昔以待異國之賓而今以勞 天子之使驛傳之設從來遠矣儻使輔翼之臣誠利 君國法度之臣誠利 社稷封疆之臣誠利土宇郎肩輿而人不爲過四牡而出不爲華夫惟而行不爲後如其不然有陽爲名高而陰規厚利者乘敝車策羸馬絕不見有騷擾驛遞之名其以

單騎而走珠玉扁舟而載千金又誰知之噫殺青之戒薏苡之疑徒以苦廉潔君子彼頑鈍亡節而欲潤其身家者即從大夫之後亦可以徒行矣此皆名與實之推也語云治道去其太甚今部例假冒勘合有禁隔省牌票有禁折饋送有禁公差護送有禁金鼓旗幟有禁果能堅此之令所省不啻其多然驛遞站銀每歲徵派民間即多裁省何曾蠲免百姓衝途凍餒全資走遞養贍窮無所歸勢且散爲盜賊似此情形非親民最久者不能習見不以　上聞也若冀

雲致者用夫絕多十四名計夫價僅僅一兩有餘於郵舍不足爲攬頭之半菽於國家不足爲太倉之一米坐以六檢點落其官無乃大輕耳目之臣乎所謂奪牛以蹊人之田者誠有罪也而奪之牛罰亦重矣蓋自十數年以來驛傳之令何日不申警於道路而官謗屢至刑書數煩無亦人情所不能已者即聖人不能禁之 臣請勑下該部無復隱諱明以驛傳詳委據實奏 聞或於勘合夫馬各照舊目量行議增度其足用駐爲定數其餘一切禁例但有犯者無赦庶

足以宣示　詔旨之重使其無蹈於欺罔至於官員
赴任出差既有程限誰肯遷延苟無勘合自難騷擾
惟是絕裾非孝捧檄爲親　聖王錫類所宜寬假其
在御史銜　命有隻身萬里有一去幾年伴送家口
尤當明著一例仍在舊限之中不必援恤刑者爲比
庶足以間執讒慝之口使其無效于險薄此所謂議
法者奉去之實也又何不可久常之有臣又採輿
論之公龔雲致以有勘合御史多用十四夫而降雜
職范淶以無勘合副使假名指揮濫交布衣至用夫

四五十名而免議處治以律文豈涞會出首可以免
罪會檢舉可以不問乎涞職掌驛傳公然自犯無異
監守自盜尤當加等治懲者但揣摩窺探既能陷人
幾穽又能自脫網羅第恐姦權之心亦竊僥 朝廷
無人矣況該省撫按會疏以叅不蒙賜察亦豈 皇
上委託撫按隆重事權之體乎 臣謂范涞似宜仍聽
吏部奏 請議處以服人心使天下後世仰 皇上
如天地之無私如日月之照臨 臣不勝悚息待命之
至

驛傳困累已極敬陳節省事宜疏

錢　桓直隸巡按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國家設立驛遞凡以通冠蓋之往來恤馳驅之勞苦故使車所至則館人飭廬廩人致餼涓人秣馬何其隆重也而可以濫及乎迄於今則濫觴矣驛遞以積累成疲積疲而幾廢矣乃驛遞之條陳臺省諸臣亡慮數十疏而尚不能釐其弊救其苦者凡以法之不嚴而行之不力也職奉　命于畿南已一載有半見地方所最苦者莫過于驛遞而于其情弊累害知之

最悉彼城狐社鼠之輩恣意佷㤥到處若掃即擢髮難數其罪也然而不止若輩已也藉津要之勢則奴隸無不金貂張牙爪之威則官卒無不縲繫恣谿壑之欲則各驛之銖錙無不囊橐以是差使一過有闔驛挈家以逃者甚有驛官無措倉卒自甘雉經者嗟嗟彼雖么麼下吏乎夫亦一生辛苦所致何忍澈葅其官而溤汚其命也蓋有萬不得已者迫之耳及今不爲嚴禁力栽恐差委之頻數日濫一日無名之嚇索日多一日奸僞之横行日盛一日支應之困苦日

甚一日而驛事必至大敗極壞不可收拾矣不可廢必且以富家代之富家不能支必且遍及里甲而地方騷然不安其生矣可坐觀其獘而不爲之除乎臣熟思之當今民窮財盡不能于額外爲之議加秖有救獘補偏猶得于額內爲之議省然欲議省將何策而可臣以爲當議革者有當議節者有當議處者計凡八欵謹[illegible]爲 皇上陳之一曰釐文之當革夫坐馬與金鼓旗幟特以侈耳目之觀聽其何當於實用乎不知一人[illegible]馬每站約費銀二錢餘值此

驛遞困疲之秋聞其愁苦之聲見其窮迫之狀稍有人心且爲流涕何忍椎貧驛之骨髓以炫耀耳目也是不可不盡行裁革者也二曰索需之當革夫廩給之設原爲供給飯食乃使客既有館餐自不得再索廩給矣其有索討者或僕從無恥之故必非使客本意此後該驛遞凡供應館餐者決不許復付廩給即造簿內不准開銷至於承舍承差有騎馬有包馬有口糧已至足矣更索坐馬借馬等錢以重累窮驛致有仍前需索生事者許所在官司申詳撫按提究其

申報官司從重紀錄仍于季冬報部宜加優處以爲任怨之勸豈曰攜帶之當華夫自來馳驛必眞正公幹奉有勘合者只許本官乘傳豈容冐濫乃今則一人公幹挈帶多人有原無家眷而轎至三四乘夫至四五十名馬至二十餘匹此何爲者非親戚則故舊不然即山人墨客與星相醫卜之流也顧亦肩馬入驛飽公家之廩餼揚揚然乘輿策馬而去也驛遞安得不疲不逃今而後奉委官員止許相携家眷若查出順帶閑人一名許所在官司一面羈留一面申報

撫按參究四曰牌票之當飭夫昔年關文濫行改用勘合今行有勘合而復兼行牌票乃牌票內不止脚力且塡註廩糧人夫甚有數更溢于勘合常例之外者是遵何名耶今合而後除本等公幹去處係所屬衙門該管地方許酌量遣行牌票亦許塡廩給人夫若係各省出境奏事者原有請給勘合何得混行牌票俱不准應付然不獨牌票卽眞正勘合火牌但係年月隔遠者亦宜禁止且邇來奸究肆行假造洗改之數不一而足尤當加意防察者也五曰應付之當飭

夫品秩有崇卑而應付之多寡因之會典開載甚明今則混淆無辨矣甚有卑秩而轎至數乘夫百名馬至三四十匹者抑何無等之若此也今後俱照秩定數寧稍從寬而數外不准應付即數內轎扛宜限定夫役如官轎每乘不過八名小轎每乘不過四名扛每擡止許二名此外不得多索二三名祇充前站之私囊而供扛頭之乾沒也六曰中火之當節夫中火大約五六十里爲率亦不至枵腹每見二三十里鋪店去處亦設有中火此不惟各驛供應之苦搬運之勞

且亦滯使客行程甚屬虛費所當議裁應設中火亦須有限制往往前站作踐驛遞稍不厭欲輒行撒潑毀壞器皿見之令人髮豎詩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語饑歲也乃邇來到處洊饑流亡載道覩此景象即一菜一飯不能下咽豈飽腹而外猶厭縱無忘耶今而後中火品數葷素總不過六器至多不過八器米麵飯不得過二件此外必不許多索倘前站有放肆擾害驛遞者所在有司申詳各該撫按究治七曰協濟之當處夫初時協濟原用人馬後苦跋涉改爲站

銀至于今乃年久玩生累年不解即各驛差人守領有倂其人而餓斃他鄉者此豈直窮驛之難堪且亦非事體之平也從長計議不如照數免編為便倘以錢糧重務南北編定不便互更亦宜着令各該撫按督責協濟州縣依期征比盡數解發毋使驛遞徒冒虛名虧損實額以致疲累逃亡若延挨日久拖欠數多即隔省撫按得以自簡從事庶人心知警猶不至置之秦越不相關乎八曰給發之當處夫各該驛遞工料支應銀兩屬府者則府給之屬州縣者則州縣

給之然必須先期早給庶可應其卒迫之用而免其稱貸之苦至於此中給發之弊往例有每百兩明扣銀二兩三兩不等者矣又有暗短銀一二兩有奇者矣上下視爲固然無足怪而竟不知此何名色何面孔其在驛所官又每百必扣銀十兩以爲常例驛所吏胥以各衙書役役掛名經年不一覿面亦每百兩必扣銀兩許以爲食米而一切跟官抄報廩米設酒等項尨出其外然則笂笂諸役所得工料於之六七耳其何以撐持此疲苦也此此必一應繁費盡行汰去

工料按月給領以月之初旬爲期但使一絲一銖不敷貧役應領之數撫按官從實廉訪從重參究庶發者不致衍期而領者盡沾實惠驛遞猶不至極疲乎凡此數欵皆就中節省不廢更張但人情積玩洗刷爲難獘習久沿袪除不易 臣與撫臣孫瑋會再三出示嚴禁矣但有司驛遞各官每每畏事不敢盡報 臣等亦何由盡知則驛遞之受累吞聲者尚多也 臣于三十年告假南歸見各驛中豈有奉 聖旨裁革鋪陳石碑而使客遂無有索鋪陳者則 臣所陳諸欵必

藉明旨豎碑各驛使客見之當必凛凛知畏矣雖然此猶撫按官得藉皇上威靈以行之於地方者也乃驛遞之所以愈清愈濫明旨之所以屢禁屢格則又在源而不在流在內而不在外夫國家有重務其不能不差官勢也然一事一差足矣一事常至分為數差何故一差一人足矣一差常至分為幾人何故彼貲郎輩不諳事務又不能禁戢其下所至如虎如狼蹂躪無端討並差之所管解幾何偕債幾何賫捧幾何而迂道回籍往返歲月所費國家者業已

不貲則亦何取于若差爲也誠使一事必併一差一差必併一人一切不甚關緊之務比具文移催督而至序班署丞等官在内不許差遣在外不許應付果爾則差遣之用人既慎而驛遞又何患其不濟耶伏乞勑下兵部查果臣言有裨驛遞即覆議上請遵行遵守則人皆知明旨森嚴無敢違越由是弊蠹去而疲驛可以少蘇驛遞蘇而災民可以無擾地方幸甚臣等幸甚